

田家

Tian and His Son

父子

恩恩怨怨，悲欢离合

——让等了半个世纪的跪拜

延续绵绵父子情

岁月隔阂，意识分歧

——让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

情变得依然遥远

孙金岭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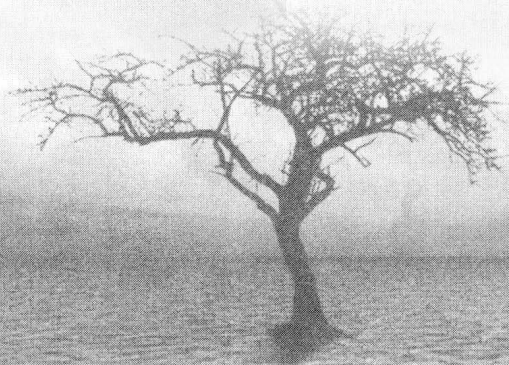
田家

Tian and His Son

父子

孙金岭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家父子/ 孙岭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39 - 5278 - 4

I. ①田…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4715 号

田家父子

著 者 孙金岭

责任编辑 董 耘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子君妈 薛建莲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1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278 - 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一抹夕阳从西山上斜照过来，在浑浊的小河面上泛起片片的光亮。这光亮刺得田加河的眼睛有些不舒服，他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左手，才发现烟头已经烧到了指尖。脚下早已扔满了烟屁股，横七竖八地堆了一地。

尽管上了一整夜的班，眼睛熬得红红的，布满了血丝，但是当下田加河却一点困意也没有，只觉得心乱如麻，脑门子一阵阵地生疼。

房子，房子，又是房子，田加河一辈子恨死了这两个字。

田加河上班的铁路车站，处在山西与河北交界处，客运加晋煤外运，十分繁忙。他一个普通的调度员，属于正经八百的一线职工，三班倒换人不换岗，自然没得清闲，常常忙得屁滚尿流的。尤其是碰到上夜班，那就是死熬硬扛，整宿地不能眯糊一下。十二三个小时忙乎下来，整个人早累得跟散架一般，连张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恨不得立刻躺倒抱头大睡。

今天上午好不容易盼到下班挪回家里，田加河几乎都虚脱了。谁知老伴儿蒋英兰却没个眼力见儿，偏偏趁他刚躺下就蹑手蹑脚地凑到床前来，跟他谈什么老三结婚找房子的事。一提房子，田加河就像被马蜂蛰了一般，嘴角不由地抽搐起来：“房子的事是说办就能办的吗？再说了，有啥事不能等我睡觉起来再说？！”他强忍着心头怒火嘟囔了几句，翻过身把个背影狠狠地甩给了蒋英兰，闭住眼睛不再吭声。蒋英兰见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重重地叹了口气，只好悄声地掩门出去了。

经过这番折腾，田加河脑子乱成了一窝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了。

别看老伴儿蒋英兰大字不识一个，又没个正式工作，靠干点临活儿填补填补家里，可那肚子却很争气，就像个老母猪一样，自打从河北老家进城之后的十年间里，一口气连着给他生下了四个秃小子，加上一同进城来的老大，整整一个巴掌。五个秃小子就像五条嗷嗷叫的小猪崽，个个长得壮实，胃口大得惊人，在田

加河的眼里就没有见过秃小子们吃啥有饱的时候：“他妈的，这么个吃法儿，别说那点死工资，老子就是卖血都接济不上呢！”话虽这么说，可田加河最得意的时候恰恰是看着一帮子秃小子围着桌子狼吞虎咽。只有那时，他才会从心底里感到一股轻松劲儿，得意时嘴里还会情不自禁地哼上几句：“俺是个公社地饲呀么饲养员哪嗨……”小曲中俨然飘荡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的踏实。田加河从小就怕孤单。

虽然全家人生活紧巴了好多年，倒还不是最要命的，让田加河最难忍受的是住，是房子。田加河在集体宿舍楼里排队等了近二十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七十年代初才盼来了单位分给的这间十四平方米大的平房单间，外带一个只能转个身的院子。今生今世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独院，田加河做梦都没想到。可搬进平房的喜悦没持续多久，这问题也随之而来。

过去住集体宿舍楼时，虽然条件更差，但儿子们尚小，一切还能将就着。现在儿子们一个个就像庄稼地里的高粱秆儿，眼瞅着天天往上蹿。在这十几平米大的房子里，除了床就是人脑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尤其是一到晚上，一家老小七口人打通铺睡在一张大床上，横七竖八的全是胳膊、脚丫子，人挤得几乎要垒起来一般，就跟沙丁鱼罐头似的。这可苦死了田加河，连跟蒋英兰亲热的氛围和地方都没有，再难受也得硬邦邦地挺到天亮，否则一翻身就不知会压着哪个愣头青，心里那个又躁又痒又气的劲儿，别提多难受了。

人常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有一次田加河实在熬不住了，半夜就跟蒋英兰亲热了起来，一时性起“哼哼哼”的动静大了点，惊醒了身边的二儿子。十来岁的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下子坐起来，懵懵懂懂中伸手就拉开了电灯，顿时让蒋英兰那高高撅起的大屁股白花花的躲都没处躲。情急之下，田加河挥一巴掌把个老二抡到了床下，老二跌得鼻青脸肿，坐在地上哇哇大哭。随着哭声，其他四个秃小子立刻齐刷刷地全爬了起来，瞪着一双双睡眼，望着田加河和蒋英兰那赤条条的身子发愣。恼怒的田加河一边关灯，一边破口大骂：“三更半夜的，哭丧个什么劲儿，你给老子闭嘴！——看什么看，都滚回去睡觉！”从那以后，田加河一见到孩子们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夜里再也不敢莽撞行事。

时间一长，蒋英兰可不干了。蒋英兰身体壮实，硕大的屁股翘上了天，那对肥嘟嘟的大奶子天天鼓胀得跟个熟透的大紫茄子，一走一颤的，似乎要撑破了衣衫自己跳出来一般。蒋英兰开始和田加河耳边不停地唠叨，攥和着他去找站里说说，只要是能再多出个半间，搬哪儿住都行。逼急了，田加河也真的咬牙去过站里，可远远的一瞅见那座办公楼，心里就打鼓，再也迈不开步子。那年头谁家的孩子都不少，何况他觉得自己已经有房住了，比那些个还在单身楼里挤着过日子

的职工们强多了，再向领导提出换个大的，那不是贪心不足吗？

蒋英兰知道田加河从小就没了爹娘，孤儿一个，生来胆小怕事，还极爱面子，这赶鸭子上架的事不好使，只得自己忍着。有时候如饥似渴起来，无非唠叨唠叨，过了那股劲儿也就没事了，后来年龄大了，蒋英兰慢慢地也就认了命，习惯了。眨眼工夫，一家七口就在这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凑合着过了十几年，日子也在不经意间改善了许多，衣食是不发愁了。可谁知道这孩子大了有大的难处，五个儿子哪一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个个让他们费心劳神，疲于奔命，头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冒出了几缕白发。

夏日的午后很热，屋外西南角隔壁老刘头家的那棵香椿树上，一只又一只的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着，“吱吱啦啦”的让人更加心烦意乱。唉，死活是睡不着了，一翻身田加河下了床，推门来到了小河边。

这是一座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山城，南北两座大山之间，一条小河弯曲着向东流去，自然地将小城一分为二，河的南岸地儿不大，走不多远就到了山脚下，正太铁路依山而过，到这里有意往南边的小山包上拐了一个弯儿，那就是车站了。车站的大钟楼很高，报时的声音半个城里都能听得见。小山包的四周密密麻麻、错落有致地盖了许多的房子，田加河的家就在里面，城里人把这一片习惯地叫做“铁路”，以区别于城市最西边那片煤矿工人居住的“矿区”。河的北岸纵深开阔些，地方的许多机关和部门多在那里，也是小城的主要商业区，铁路和矿区的人们则都管它叫“市里”。一条小河，两座大山，三个区域，构成了小城的独特景致，彼此泾渭分明，自成一体，少有往来。

在田加河的印象中，河对岸的马路上原先只有一排杨树，路北的楼房很少，多是些破旧的小平房，路灯也昏暗，人们的穿戴远不如铁路和矿区这边讲时髦、爱打扮，田加河他们没啥事儿一般是不到那边溜达的。然而，这几年对岸却比南边变化大，仿佛是一夜之间就冒出了许多大楼，到处是喧嚣的工地。

微风吹过，一阵嘈杂纷乱的音乐声袅袅地传入耳中，抬头远远地望去，对岸的街道上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霓虹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闪了起来，折射到眼前的河水里，泛出光怪陆离的波纹，这便越发地让田加河抑郁寡欢。

记得五年前，大儿子田励国结婚，其他的还好办，就是没地当新房，愁得田加河整天哭丧着个脸，一个劲儿地抽闷烟，唉声叹气一番还是无计可施。蒋英兰唠叨得烦躁了，他干脆一甩手跑到班上，主动帮人值班去了，反正眼不见心不烦。眼瞅着指望不上田加河，蒋英兰只好自己想辙，老田家有的是人和力气，便跟老大一合计，领着其他几个秃小子，捡砖头找水泥，请来几个会泥瓦活儿的后生，

几顿大白馒头吃下去，愣是在院门前一小块走路的地方，盖起了一个六平方米大小的小房子，老大田励国好歹是有了结婚的新房，把媳妇娶进了门。为这，隔壁老刘头家的还来大吵了一次，嫌挡住了她家的排水道，两家女人为此好长时间见面都不说话，弄得田加河和老刘头一个班里的人，进进出出的很是尴尬了好一阵子。

一年前，老二田励民结婚又让田加河添了一回堵。这老二从小爱学习，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在了省城一家报社当记者，照老刘头家的说法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老二媳妇家条件好，亲家还是个部队离休的老干部，田加河打心眼儿里想给老二办个有头有脸的婚礼，盘个灶台架口大锅当街摆他几席。可是院里院外愣是没有地方把这口大锅架起来，即使架起了锅，也没地儿摆席。借别人家地儿使呢，田加河又觉得丢脸。怕人笑话自己寒酸倒也罢了，单说这在别人家门口举行婚礼，究竟是算谁家办喜事呢？田加河为此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最后，还是老二主动提出在省城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婚礼，才算为他解了套。

结婚那天，田加河和蒋英兰专程到了一趟省城参加老二的婚礼。亲家陪了不少值钱的嫁妆，彩电、冰箱、沙发、录音机什么的应有尽有，而且新房暂在亲家家里，单独劈出一间来装饰得有模有样的。八七年那会儿，年轻人一结婚屋里的东西就置办得如此齐整，那可不是件小事。回来，蒋英兰忍不住就在邻居间显摆：“俺老二结个婚，俺一分钱也没花，还白落了那么多陪嫁哩，俺亲家趁钱哩！”嗓门儿很高，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听见，惹得一旁老刘头家的忍不住来了一句：“那是趁钱，要不你家老二咋会去做上门女婿呢？”话音未落，几个老娘们儿便发出大声的浪笑，羞得蒋英兰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真恨不能立刻上前，把老刘头家的那张臭嘴撕个稀烂。话传到田加河耳朵边，他一见到老刘头就觉得胸口憋闷得慌，从此再也没去过省城老二的家。

眼下该着三儿子田励军结婚了，又是这要命的房子，真是怕啥来啥啊！

“没孩子想要孩子，有了孩子却要管他吃管他喝管他上学，还要管他房子，好像上辈子欠下他们似的。早知道这样闹心，要这么多干什么？老子图啥！这、这不是自作自受吗？！”想着想着，鼻子就微微地有些酸，他吸溜了一下，然后生生地咽进了肚里。

在这夜幕降临的夏日里，活了五十五岁的田加河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弱小无助，一股从未有过的悲伤与凄凉涌上心头。

“爸，你咋跑到这儿了？这一个下午，好让我一顿找。”忽然，有人在身后喊了起来。

扭头一看，是四儿子田励革。不看还罢，一看田加河又是一股无名的火气涌向脑门子。这个老四田励革，快二十岁的人了，却没个人样。那头发长得都能盖住耳朵了，像个大刺猬，一件花里胡哨的格衬衫，稀松邋遢地穿在身上，一夏天都不带换的，更可气的是腿上裹着一条牛仔裤，跟个麻袋片一样脏了吧唧的，还到处是洞，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小流氓样吗？“你瞧瞧你那熊样，啊？黑灯瞎火的，你戴什么蛤蟆镜，还不够丢人现眼的！给老子摘了，嗯？！”田加河阴沉着脸大声呵斥道。

田加河打心眼儿里不待见这个老四。老四田励革长得倒不难看，人高马大的，但就是不务正业，五个儿子中数他最能惹事生非。他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五六年了也没个正式工作，成天价领着一帮子赖小子喝酒打架，滋事撒泼。在铁路地区几千口子人中，田加河老实巴交，谨言慎行，那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但是这个四儿子却暴躁蛮横，几句话不对付立刻拳脚相加，动起手来不要命，也算是浑到了家，田家这截然不同的两代人算是让人跌破了眼镜。大前年，老刘头家的三闺女放学回来，哭哭啼啼地给她妈讲，说路上被一群小流氓欺负了。正巧让老四碰见了，他二话没说，转身就追了出去，只一拳就把领头的小混混砸飞了两颗门牙，满脸是血。田加河听说后，吓得浑身筛糠，差点没背过气去。老四三天两头地给家里招惹是非，那咋行？田加河就求爷爷告奶奶地到处磕头作揖，想给他找个正式单位去上班，收收他的心。可人家一听是田家老四田励革，就跟革了自家小命一样，愣是没人敢要，气得田加河一看见老四心里就犯堵：“这田家祖上哪根草没长好，竟出这么个现世报？！”

趁着微弱的光亮，老四看见田加河瞪着一双牛眼珠子盯着自己，知道他正没个好气，便赶紧摘下蛤蟆镜，嬉皮笑脸地说：“哎哟爸，我都找你大半天了，你说你一个人跑这儿干啥？我妈让你赶快回家，老家小姑来了，说是有事。”

老四说的小姑，名叫田小翠，是田加河大伯家的女儿，比他小六岁，今年算下来也四十九了。大伯大婶家只有这个独苗闺女。田加河九岁那年就没了爹娘，从此跟着大伯大婶一起过活，照河北老家人讲，他就算是过继给了大伯家当儿子。别看田加河平时对自己的五个儿子横鼻子瞪眼的没个好气儿，可对小翠却总是轻声细语的，从不说过头的话，很像个大哥样。

说来这小翠也真不容易，三四岁时爹就撒手走了，她娘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孤女寡母的，又没有个男人家撑门面，没少受村里人白眼。田加河到山西后，时不时地给家里寄点钱、粮票什么的接济接济，一直到十年前小翠她娘离开人世。在他看来，那个苦命的大婶就是自己的亲娘，小翠就是亲妹妹。

“哼，能有啥，还不是老家猪圈那点破事？”田加河嘴上这么说着，身子却站

了起来，往回走。“今儿这是犯了什么冲，怎么撞见这么多倒霉事，家里这摊事就够自己喝一壶的了，连几百里地远的人也来添乱。”田加河心里想着，胸口就更堵得慌了。

远远地，老伴儿蒋英兰在马路边的路灯下，正踮着脚东张西望。见田加河过来，她神色慌张地迎上来，想说什么一下子又不知该怎么表达，只是张个嘴不停地说着：“他爸，快回屋，回屋说哩，回屋说哩。”

田加河心头一怔，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看来不会是小翠与三叔争猪圈的纠纷了，就那点破事，老婆子是断不会这么慌张的。田加河一向很敏感，腿立刻显得沉重起来，走路都有些吃力。蒋英兰一路小跑似的尾随在他后面，扭动着肥硕的大屁股，撇身进了屋。

一见田加河，小翠整个人几乎是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她上前一把拉住田加河的袖口紧紧不放，脸涨得通红，颤抖着说：“哥，俺、俺、俺，活着哩，活着哩！”

田加河死盯着小翠的脸，异常冷静地说：“小翠，咋回事儿？慢慢说慢慢说，啊，有哥做主呢，不怕！”

“哥啊，俺、俺、俺二叔有信儿啦，他还活着哩，活着哩！”

什么什么，她二叔？——她二叔，那、那不就是自己的父亲吗？父亲还活着？

一个曾在梦里无数次呼唤过却从不敢喊出来的称谓，霎那间像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迎面扑来，撞击着田加河的耳鼓隆隆作响。他下意识地摇摇脑袋，以为自己听错了，用力地抓住小翠的双肩，大声地说：“你说啥，你说啥，你给我再说一遍！”

“俺二叔托人捎信儿来哩，在台湾，活着呢哩！真的哥，真的，还活着，活着哩！”

天哪，田加河只觉得眼前一黑，一个趔趄向前倒去……

2

太阳刚刚升起，晴空万里，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车窗外，远山一座连着一座，不停地往后闪，就像一条绿色的长缎面，绵延起伏，总也扯不完。

田加河眼睛始终盯着窗外一动不动，嘴里下意识地嘟囔着：“这是到哪儿了？”一夜几乎无眠，他的眼睛更像个烂透的桃子红得吓人，胡子拉碴的脸上铁青凝重，没有一丝的笑容。

蒋英兰从上车起就大气不敢出，眼下见田加河终于说话了，她这心里才有点踏实，忙不迭地从包里掏出一个熟鸡蛋，利索地剥了皮，吹了吹递过去，小声地说：“他爸，先填点肚子哩。”田加河摇了摇头，目光依旧望着窗外，显然没有吃的意思。

对面座位上的老二田励民见状，欠了欠身子，瞅瞅飞驰而过的窗外，然后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不敢确定地说：“好像刚到娘子关吧？”老二是昨晚接到信连夜从省城赶回来的。老二有文化，不仅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而且是见过场面的记者，田加河觉得，有老二陪着一起回老家见那从台湾捎信回来的人，他心里有底。

田加河没有接老二的话。一时间，蒋英兰和老二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有小翠的鼾声在耳边呼呼作响。连续的奔波，又加上今天起了个大早，小翠没等车开就伏在小桌上睡着了。似乎是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心里踏实了，熟睡中的她鼾声很大。

其实这条路，每一座山，每一架桥，每一个隧道，田加河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1953年的那个夏日，他孤身一人招工到山西时，走的就是这条道。三十五年来，从行车员到扳道工，再到现在的调度员，这条路他走了无数个来回，何况每一次回老家，这是必经之路。闭着眼睛不用看，仅凭车轮碾过道轨发出的声音，他就知道到哪儿了。

可是今天，田加河满脑子一片空白，整个心随着那“咣当咣当”作响的车轮飞出了窗外，在那一座座向后移动的远山之间飘来飘去，就是无法下落，没地儿安放。

从打小记事起，田加河的心就像今天一样，是飘着的。

昨晚，田加河梦见了娘。

在田加河童年的记忆里，娘很少笑。娘有病，瘦得像个麻秆儿皮包着骨，走路来总是摇摇晃晃的，没几步就得扶墙喘口气儿。娘时常整夜整夜地咳，声音震得窗户纸都“嗡嗡”作响。黑暗中，随着娘的咳嗽，很快就会传来东边厢房里奶奶的高声叫骂：“咳，咳你娘个咳！黑灯瞎火的，咳魂哩？牲口牲口不能喂，豆腐豆腐磨不了，这活着也是个现世报，现世报哩！”娘从不敢回话，赶紧抓块布捂住嘴再咳，田加河早晨起来时常看见那布头上满是一片一片黑糊糊的血。那一阵急似一阵的咳声，那一句高过一句的叫骂，在黑黢黢的夜里，常常让田加河不由自主地缩成一团，心紧紧地揪揪着，飘着放不下。

田加河的爷爷在自家当院的西南角开了个豆腐坊。大伯不爱说话，成天价

说不了一字半句的，除了下地干活就知道埋头磨豆腐。累了，大伯往院门口一蹲，掏出旱烟袋抽两口，末了吐口口水，把烟袋锅很有劲儿地往门板上“咔、咔、咔”，一下不多一下不少就磕三下，然后起身接着干。这时候，大婶就会立刻放下手里的针线活，颠着一双小脚，尾随着他进了磨坊。大婶腰板好，有劲儿，给大伯做帮手是再好不过的了。

三叔不仅身材高大，说话也大嗓门，能说会道的，一张嘴四邻八舍的都听得见。天一亮，他就把头天晚上大伯磨好的豆腐码到小挑担上，然后沿村去叫买，天将将黑时回来，挑担里的豆腐已变成了一小布袋豆子。每次回来，离巷子口还有八丈远呢，他就早早地喊上了：“豆腐——儿！”那音儿故意拉得很长。奶奶闻声，一边大声喊着“三成回来哩，三成家的烧火”，一边跑到院门口迎着，嘴角挂着两丝笑纹。西屋的灶房里便立刻响起了三婶拉的那有节奏的风箱声，不一会儿房顶上会冒起一缕青烟，在暮霭中慢慢地随风散开去。在老田家，晚上的烧火做饭就以三叔那一嗓子为号，听不见音，全家人再饿也都得挺着。三叔有三个孩子，但却只有小栓子一个儿子。小栓子比田加河小一岁，长得胖嘟嘟的，一天到晚要吃要喝的，嘴不闲着。听到三叔的那声吆喝，他比兔子都跑得快，抢在奶奶之前拽住三叔就往口袋里掏，糖块、油饼什么的，每次都不落空。田加河渴望听到这吆喝声，也恨死了它，更恨死了小栓子。

大伯吃饭快，三下五除二扒拉完，一抹嘴早早地回屋歇着去了，他和大婶后半夜还要起来点豆腐。而此时三叔才刚刚喝第三盅酒。待三叔喝足了，饭也吃得差不多了，爷爷这才凑上去，盘腿上炕，把蜡烛往自己眼前推一推，沾着吐沫星子，一遍又一遍地数着三叔递过来的几张脏兮兮的毛票，那神情极其地专注。

等所有人都吃完了饭，回各自屋里歇息了，娘就会点个蜡，悄儿末声地去给牲口添草料。一头驴，下地推磨顶三个壮劳力，那是全家人的命根子。娘身子骨不好，只能干点这活。长年累月的咳嗽，让娘骨瘦如柴，腰直不起来，昏暗的烛光下像个扭曲的虾米。奶奶会时不时地在南屋里嘟囔：“你嘴里咳，眼也瞎啊，喂个牲口还点蜡？现世报，真是现世报哩！”娘听了就赶紧把蜡吹灭，在牲口棚里坐一会儿，等奶奶那厢儿没了声响，再点上接着干，娘知道奶奶心疼蜡。

听娘讲，父亲是在田加河几个月大时离家出走的，没跟娘说干什么去，一走就没了音信。父亲离家四年后曾回来过一次，那年田加河四岁大点。他恍惚中依稀记得父亲穿一件跟村里教书的葛先生一样的青衫长褂，站在田加河面前就像屋前的那棵枣树一样高大。父亲是骑着大马走的，那马白花花的，跟云彩一个色，其他的田加河就没有丝毫的印象了。那是田加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最后一次。自那以后，父亲就再没回来过。一提起这事，奶奶常常气得指着娘，跳

着脚地骂：“丧门星，自家男人都拴不住哩，扫帚把子丧门星，现世报！”娘早已泪流满面，不敢吭声，咳得更加地厉害。

娘说父亲最后一次离家不久，外面就开始闹兵荒。村里人到处在议论，说是东洋小鬼子来了，长得一副红毛绿嘴的，见人就扒皮，蘸着血生吃，样子吓死个人了。全村老少不管白天黑夜，一听到打枪，立刻就跟炸了窝的蚂蚱，顾不上带干粮衣服，哭天喊地地撒腿就往村外跑。娘怀里抱着田加河，三天两头地随着三叔他们往外躲。娘从小裹脚，跑不快，常常是连滚带爬的。娘说，就是那阵子东躲西藏，没吃没喝，才落下这咳病的。

奶奶虽然对娘尖酸刻薄，但对田加河也还疼爱。尤其爷爷，有事没事的总爱跟他搭拉个话，一边说一边眯缝着小眼睛嘿嘿地傻笑个不停。爷爷看钱很紧，经常为卖豆腐少个一分两毛的，跟三叔念叨个没完没了。照理说，那年头家里开个豆腐坊，有些碎银子，应该比四邻八舍的活泛些，可家里的女人们除了干活，别想从他手里抠出个胭脂钱来。一提起爷爷的抠门儿，连村里人都笑话：“老田头，那才叫个会过日子哩。哼，他能憋着赶五里地回来，把巴巴拉在自家茅坑里，生怕别人捡了沩粪得便宜哩！”

但爷爷在田加河上学这事上却不含糊，舍得花钱。爷爷三个儿子中，大伯田兆丁生了小翠一个姑娘家，没啥指望了，父亲排行老二，在爷爷的心里，这田加河自然就是长孙。田加河没到七岁，他咬咬牙，提着两坛子衡水老白干，找到葛先生就让田加河给跪下了。葛先生是村里唯一会断文识字的，爷爷就羡慕这样的人。田加河从小就不爱多说话，也不跟其他孩子们满庄稼地里一起疯玩，可这读书的事他打心底里喜欢，跟着先生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的感觉让他兴奋不已。没事了，爷爷自个儿常跑到村头私塾里，凑到窗户跟前往里巴望巴望。葛先生常常对爷爷说：“加河这孩子，心事重，沉稳，兴许有个前程哩。”每逢听到这话，爷爷这心里就像看到了磨坊里一屈一屈的豆腐，白花花的那叫一个敞亮，嘴上却忙不迭地说：“有嘛前程，嘿嘿，咱祖坟上冒不了那青烟哩！”

以前娘笑过没有，田加河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娘最后一次笑的情景，他却记忆犹新，至今都刻骨铭心。

那是娘走前的一个夏日午后，村里私塾的葛先生被风急火燎的媳妇给叫走了，五六个小孩子顿时大呼小叫起来，一眨眼的工夫便跑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田加河一个人。他收拾起纸笔，正好想早早回家，帮娘出去割点草喂牲口。

娘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挪着小脚，摇摇晃晃地在前面走，背上的柳条筐几乎遮住了她的整个人。田加河默默地跟在后面。村南边的小河沟里，没种庄稼，草多，娘每次都去那里。割好了草，娘总会一个人坐在河沿的那棵小槐树下，往西

边看啊看的，一直等到田加河放学赶过来把草背回去。草并不很多，但娘背不动。

那天，娘儿俩草割得很快，不一会儿筐就满了。看看太阳还老高，娘就盘腿坐在小槐树下，擦擦汗，歇口气。娘一边咳着，一边又往西边瞅上了。西边全是青青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尽头，一片云彩挂在上面，越发显得天边的遥远。隐隐地，一两声狗叫从村里传来，四周静得出奇。

那片云白白的，一会儿像书本，一会儿像花朵，变来变去的，好看极了。望着望着，那云最终变成了一匹大白马，似乎在扬鬃嘶鸣，飞奔疾驰。田加河看得发呆，脱口而出：“娘，你说俺爹会不会在云里呢？”

娘扭过头，漠然地说：“傻儿子，大白天的发啥癔症，你爹咋在云里哩？”

“那云像个大白马，跟俺爹骑的一样样的呢！娘，你说，俺爹要不在云里，你咋总看它呢？”

娘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苍白消瘦的脸颊上竟然泛起了少有的红晕：“娘没看云，娘在想事哩。”

“你骗人，你骗人，你就是在看云，想俺爹了呢。”

“娘不骗加河，娘真的没想哩。”

“那，那你不想俺爹，你想啥呢？”

娘对着田加河，咧咧嘴，笑了：“娘想啊，俺加河啥时能快点长大，娶上个媳妇哩！”

娘笑时，真好看，嘴角往上一翘，就在两边留下小小的酒窝，上下两排牙齿就跟眼前的玉米秆儿一样齐整整的，两只眼睛里也有了光亮。娘就那样微微地笑着，慈祥地看着加河，额头上沁出了几滴汗珠，娘撩起衣衫抹了一把，顺手理了理额头上的一缕头发，娘的头发也好看，太阳光底下乌黑乌黑的发亮。

那晚上，娘咳得更厉害了，田加河起身给娘倒水，昏暗的油灯下，看见娘手里的布头上全是一摊一摊的血，黑糊糊的。田加河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呼啦啦”一下子就又飘了起来，像极了西边那片飘荡着的白云彩……

昨天晚上，自己好不容易迷糊住了，结果就梦到了娘的笑，可惜没等娘笑出来，一个机灵儿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一直瞪着眼熬到天亮上车。

娘啊，你说你咋就熬不到俺爹回来，早早地就走了呢！

视线有些模糊，用手一抹，湿的，是泪水——田加河的身子轻微地抖了一下，他赶紧用手假装搓抹了一下脸，然后顺势向下往衬衣口袋里掏索起来。可是手在口袋里掏索了半天，里面什么也没有。走得急，连烟也忘带了，一丝不安从田加河的眼神里滑过。

老二田励民眼疾手快，马上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来递过去，帮父亲点着，再抽出一根叼到自己嘴边。立刻车厢四周便烟雾缭绕起来。

“爸，咱别想那么多了，啊？这下，找到爷爷了，多好的事呀，还想那么多不开心的干啥？”老二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老二很清瘦，鼻梁上架了一副黑边眼镜，显得斯斯文文的，说起话来，语速不快，但有板有眼的，田加河听着很舒服。从这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他就爱听，那哭声不紧不慢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跟唱歌一样。

“就是哩就是哩，想那些干嘛，咱好好的，比啥都强哩。”蒋英兰在一旁搭讪着说道。

抽了几口烟，咂吧一下嘴唇，田加河终于回过了神，感觉心里敞亮了些许。

老二见田加河脸上好看起来，便迫不及待地问道：“爸，你说我爷爷会不会是个当兵的？”

田加河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幽幽地说：“听村里老人们讲过，你爷爷是做小买卖的。”

“做小买卖能跑到台湾去？”老二笑了笑，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我可知道，那年头好多国民党官兵没船走，躺在沙滩上全当了俘虏，我爷爷他一个做小买卖的反倒能走，这，不可能。”

“那还能假！四八年那会儿，村里有人在保定府碰见过你爷爷，他亲口跟人家说在外贩大枣，村里人回来说，看他那身打扮也像个做小买卖的呢。”

“哎爸，这可难说啊，那年头兵荒马乱的，也许我爷爷怕说了连累家里，编个瞎话罢了。”

“当兵就是当兵，他说做买卖干啥，那不是吃饱撑的？”田加河一脸的坚决。

“问题就在这儿呀！”老二一边说着，一边往田加河跟前凑了凑：“爷爷要是真做买卖，为啥不跟家里联系呢？起码，也该给家里寄个钱啥的吧？”

田加河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停了停才说：“那，那你说你爷爷会是啥情况？”

老二说：“那台湾捎信的人怎么说的？”

“听你小姑讲，人家说见了我再说呢。”

老二“啊哦”一声，没接话。两人一下子都沉默了下来。

车厢里开始变得有些热了。蒋英兰用随身带的大蒲扇轻轻地给田加河扇着，于是一股清凉顿时掠过田加河的胸前。

许久，老二望着窗外葱绿的大山，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爷爷真要是做买卖，其实倒好了呢。”

“为啥？”田加河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解地看着老二。

“爸，你想啊，我爷爷如果真是做买卖的，跑到了台湾那边，肯定比那些当兵的有积攒，会少受多少罪啊，也许现在都做大买卖了呢！”老二说着，眼睛里便开始泛光。

听老二这么一说，田加河的心不由地“咯噔”了一下，夹烟卷的手都有些颤抖，随即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提高了嗓门道：“你胡咧咧个啥呢？你没看电视里成天价讲吗，不少回来探亲的台湾老兵，个个都是穷光蛋，一辈子连老婆都娶不上，回来对着家人哭得一塌糊涂的。”一说到这事，田加河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前些天，电视里还讲呢，山东有个回来的老头对着你们记者说，回自家里吃啥都是香的，这一辈子能回来看一眼，死也瞑目了呢！”

田加河说到“你们记者”时，特意加重了语气，脸上露出了几分炫耀的神色，觉得这个当记者的儿子在这方面远不如自己知道多。

还真不是炫耀，田加河打小就爱琢磨事，而且记忆力很好。田加河听娘说过，“田加河”是父亲亲自给自己起的名字，娘不识字，但娘记住了父亲起名字的说头：“这田里加足了水可就有了好收成，‘田加河’三个字全在这里面包着呢。”这句话，田加河一直记着，刚会识几个字就开始琢磨，父亲的这句话里有“田”有“加”，就是没“河”，怎么会全包着呢？上班了，没事的时候再细细琢磨，一下子便豁然开朗。父亲说的“这田里加足了水可就有了好收成”，把这“水”和“可”字拼在一起，不就是个“河”吗？田加河很为父亲的良苦用心感动，也为自己的名字自豪。他认定了父亲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不像三叔天生一副奸商样，虽能掐会算的，但大字不识几个。

田加河满打满算在村里私塾跟着葛先生学了三年，充其量相当于现在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文化程度，但却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连笔字，走龙舞凤的很有些模样。自从破解了父亲起名的玄妙之后，不论是填各种履历报表，还是写汇报计划，凡是需要自己签名的地方，他总是工工整整一笔一画认真地写，从不用连笔。他不能给父亲丢脸，父亲那么用心地给自己起了个好名，他要对得起这个名字，而且他的儿子们的名字也不能差。田加河很在意给孩子们起名，什么老大“田励国”，老二“田励民”，老三“田励军”，老四“田励革”，老五“田励春”，只听音很寻常，但是一写到纸上，此“励”非彼“立”，就显得有些讲究，田加河为此很是得意。

田加河不由地把埋藏在心里多年的小秘密抖落出来，说得吐沫星子飞溅，脸色变得更加地红润起来。

蒋英兰见状，忙不迭地递过一个鸡蛋，说：“他爸，吃点吧，吃了再说哩。一

大早起来到现在，啥也没吃哩。”

田加河接过鸡蛋，几口就咽下去，喝口水，接着又要了一个吃，嘴里继续滔滔不绝地对老二说道：“我寻思着，你爷爷在那边也强不到哪里去，他压根儿就不是那做买卖的料。唉，世事难料啊！我听说，咱矿区那边有个老头，他弟弟前些日子从台湾过来看他，在那边打了一辈子光棍，连个老伴儿都没有，走时在咱这儿领走了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女人，两人整整差了四十多岁呢。只见了一面，那女的就跟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事，哼！”

“爸，看你的老思想，还挺封建的。那算啥，还有十八九的小姑娘死乞白赖地要嫁给八九十的老外呢，这年头就时兴找个有海外关系的，谁跟钱过不去呀？过去这叫狗尾续貂老讨小——现眼，现在——嘿嘿，那可是一树海棠压梨花——时髦！”老二见田加河彻底放轻松了，便健谈起来。父子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个不停。

小翠一觉醒来，揉揉惺忪的眼睛，迷迷糊糊地说：“哥，你们说嘛哩这么高兴，咱这是到哪儿哩？”

田加河和老二不约而同地望向了窗外。窗外，一轮太阳从右前方热辣辣地照过来，远山已经甩在了身后。

列车穿过太行山，便出了正太铁路，在石家庄站停靠了一下，然后转上石德线，继续轰鸣着，径直向东奔去。车轮滚滚，青纱漫漫，那一望无际的冀东大平原扑面而来。

3

小翠男人早已把捎信来的沈姓人家打听清楚，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小四轮停在了大沈庄的一户人家门口，见有人迎出来把田加河、蒋英兰和老二带进院，便熄了火和小翠一起在外等着。

田加河的心跳个不停，嘴角哆嗦着，喉咙里只感觉一阵紧过一阵的发干，汗不停地往下淌，一阵眩晕没注意脚下，差点让门槛绊个趔趄。幸亏蒋英兰一伸手扶住了他，两个人前后脚掀帘进了屋。老二两手拎着东西，紧跟其后。

屋子里有些暗，一股子浓浓的苏打水味直冲脑门。眨巴眨巴眼睛，田加河才看清楚，屋里炕上躺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合着眼似乎在睡觉，胳膊上正打着点滴。沈家人一边让座，一边说：“俺大伯回来没几天，就上吐下泻地闹了病哩。刚请村里的先生把把脉，说是肠胃不服，挂上水开点药，将将儿睡着哩。”然后走

过去，对着老人耳边说：“大伯，南葛庄的田加河来了。”

老人慢慢地睁开眼，身子往上挺了挺，想坐起来。田加河见状，赶忙上前扶住老人的身子，说道：“老人家，您躺着您躺着说。”

老人看了一眼田加河，问：“你是田加河吗？你是加河吗？”

田加河只觉得腿软了下来，几乎要支撑不住了，大声地说：“老人家，我是田加河，我是田加河啊！”

老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田加河不放，嘴里小声地嘟囔着：“像，像，太像了！”

“老人家，我父亲，他好吗？”田加河迫不及待地问。

“好，他把那老骨头比我都硬朗，我不行了，这不，一进家就放倒喽。”老人朝点滴瓶努努嘴，像个顽皮的孩子笑了起来。一旁的沈家人就说：“大伯，你怎不行哩，一回来你就嚷着要下地里割草去哩。这哪是放倒啊，是休息休息哩。”

老人闻听，不由地大声“呵呵”笑了起来，屋里人也都跟着笑，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老人让沈家人从枕头底下掏出个信封，看了看，对田加河说：“加河，你还记得你爸爸叫嘛吗？”

“知道，叫田兆丰，是叫田兆丰。”田加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个名字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说出来过，但是在他心里，那是记了一辈子的啊，他怎么能忘了呢？又怎么会忘得了呢！

老人点点头，又问道：“那，你有几个叔伯？”

“两个，大伯和三叔。我父亲排行老二。老人家，这没错！”田加河更加有底了，回答得十分干脆坚决。

“这就对了，就是你了！加河，你爸爸让我这趟回来顺便找找你，还捎了封信。在这里，你拿去看吧。”老人这才把手中的信封递给田加河，嘴里还在说着：“你爸爸还寻思着找不到你了，没想到容易得很呐，到你村里一打听就找到了呢！”

田加河双手接过那封信紧紧地握在手心里，颤抖个不停，一时间他竟然茫然不知所措。

老人咳嗽了几声，说：“你看看吧，他给你的话都在信里头呢。”

田加河这才反应过来，哆哆嗦嗦把信封打开，慢慢地用力掏出里面的信瓤儿，然后小心翼翼着打开，那神情就像捧着一件精贵的瓷器，生怕一不小心打碎在地，再也拾不起来。田加河只觉得心脏跳得厉害，那“咚咚咚”的声音，自己听着格外地响亮。

那是一张普通的信纸，白色的。打开来，从里面露出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上